

海格訪平與蘇聯的反應

尹慶耀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四日「新華社」報導，美國國務卿亞歷山大·海格和夫人一行，應中共「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黃華的邀請，於當天中午乘飛機抵平，展開為期四天的訪問。該社電訊除報導了海格的隨員及中共前往機場的歡迎人員外，還特別強調：海格曾在一九七二年初率領先遣組前來為尼克森總統訪「華」進行準備。這次是他擔任美國國務卿以後第一次來「華」訪問，也是雷根總統就職以來，「中」美兩國政府之間的首次高級會晤。

關於海格的北平之行，香港「文滙報」曾以「中美成功解決戰略問題」為題，發表專文作了一番總結，例如說海格向中共解釋了雷根的對「華」政策：雷根總統決心根據「中」美「建交公報」發展兩國關係，並打算把中共當成「友好國家」對待，修改限制對中共貿易的法律，撤銷向中共售賣武器的限制。海格重申，美「臺」關係仍然是非官方的關係^①等等。

右引文章提出了兩件值得注意的事：第一件是海格携有一封雷根總統給趙紫陽的信，邀趙訪美。這封信不是第一天就轉交，而是海格和黃華會談取得「成功」之後，即第三天才交給趙紫陽。而趙紫陽會見海格的地點，不是在接見外賓的「人民大會堂」，而是在故宮之內從前皇帝舉行殿試的保和殿。該報有意把這渲染成是中共對美國是否真正執行「建交原則」，要先作一次考試。該報又說，趙紫陽答允訪美，日期是明年，這顯示雙方關係「將有」重大的擴展。趙紫陽也邀請雷根訪「華」，雷根「若」答允訪「華」，就標誌著他對北平的態度前進了一大步，對臺灣改為採取「現實主義」的立場。

第二件事是美國準備出售武器給中共，中共將於八月份派「副總參謀長」劉華清前往美國，洽談細節問題。如果美國仍執意出售軍機給臺灣，北平已有言在先，屆時也會另作考慮^②。

註① 古金新作「中美成功解決戰略問題」，香港《文滙報》（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九日）第二版「本報特稿」欄。
註② 同註①。

中共在同美國交往過程中，充分發揮了它一貫的政治鬭爭伎倆，那包括：

第一，退小步進大步，用模稜的詞句與對方達成協議，根據自己的解釋曉曉爭論，以達其原來的多元目的。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儘管蘇聯擴張引起多數國家的警惕，但直接而迫切感受此項威脅的乃是中共，因此一九七八年下半年中共和日本訂立「和約」，和美國協議建交，北平都從它原來的立場上小步後退^③，以促其成。等到一隻腳踏進了對方的大門，它就會逐步放寬脚步，直窺其堂奧。換言之，它的不合理要求會越來越多、越來越高。

一九七二年的「上海公報」，美國對於臺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只表示「認知」而不表示「異議」，而中共却有意把「認知」解釋為「承認」。此後，中共又把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建交公報」上的「臺灣條款」抹殺，以「公報」為依據，壓抑「臺灣關係法」，對美國國內法橫加干涉。

第二，抓緊一點，抹殺其他，又聯合又鬭爭。美國之玩「中共牌」，是認為它在對抗蘇聯問題上，和美國有共同的戰略利益。這種認定本身就值得商榷。而目前中共就抓緊這一點，利用這一點，企圖達到它其他的目的。前引「文匯報」文章標題「中美成功解決戰略問題」，內容也是投美國人之所好，誇大所謂共同戰略利益的意義，以阻止美國和中華民國關係的進展。文章說：「中國和美國之間，擺著兩個問題，一個是共同採取行動遏制蘇聯和越南擴張的問題，一個是美臺關係有否違反中美建交公報原則的問題」。這就是以「建交公報」壓抑美國的國內法——「臺灣關係法」。文章又說：「前一個問題是迫在眉睫的大事、急事。後一個問題也是含糊不得的事，處理得不好，則會影響中美兩國關係，誤了大事、急事」。這是用中共自定的輕重緩急，向美國提出恫嚇。又說：「稍有戰略頭腦、政治眼光的政治家，都會懂得如何處理這兩個問題——反霸為重，臺灣問題從屬於反霸」。這是表示在遏制蘇越擴張方面，中共可以和美國一致，在執行「臺灣關係法」上，美國必須屈從中共，而不必顧及國會的立法、人民的感情以及雷根政府的任何原則。換言之，在文章所提出的兩個問題上，前者可以聯合，後者則要鬭爭，如果美國不向北平低頭的話。

第三，中乾外強，宣傳上永遠採取攻勢。自由世界沒有又聯合又鬭爭的觀念，要結好或爭取一個國家，總希望培養和諧的氣氛，避免刺激對方。而執行交好任務的官員，更是如此，以免任務失敗，對個人不利。共黨政權沒有這些顧忌，它總是動員其宣傳工具，不斷發動攻勢，製造「我」優「人」劣的氣勢。在海格訪問大陸之前，中共已對中美關係發出不少警告性的言論。海格訪問後，就筆者手頭現有的資料言，「新華社」六月十八日報導前美駐北平「大使」伍考克指稱出售武器給中華民國違背美國利益，並主張出售軍用及民用技術給中共。同日該社記者述評「發展中美關係的一個關鍵」，指美國國會通過的「與臺灣關係法」

註③ 請參閱拙作「中共與美國關係面面觀」，本刊第二十卷第八期。

，在許多方面違背「建交公報」的原則，有些條款恢復了「美臺（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某些內容。廿日該社報導美衆院外委會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小組委員會要求美總統勿向中華民國出售先進戰鬥機。七月一日復刊的「國際問題研究」季刊，發表「評美國的『與臺灣關係法』」一文，對「臺灣關係法」大肆抨擊。四日「人民日報」轉載了這篇文章並加編者按語，希望美國作「明智抉擇」。七日「新華社」記者報導，對中美兩個政府之間的接觸稱爲「非官方關係」加以抨擊。同日該社述評「美國同第三世界關係中的一個問題」，指美國「仍然熱衷於支持它的四個『老朋友』——以色列、南非、南朝鮮和臺灣當局」，說這是「美國採取的不利於中國和朝鮮（指北韓）實現國家統一的立場，也對美國本身的戰略利益有損害」。這篇述評稱：「美國政府確實認識到當前世界安全的主要危險來自蘇聯，也開始認爲單靠美國自身力量不足以遏制蘇聯，而必須聯合各種力量，包括第三世界的力量，來共同制止蘇聯的擴張侵略」。這裏又搬出「戰略利益」這頂大帽子，然後在帽子下要求美國出賣「朋友」！十日由彭迪署名的「新華社」記者述評：「華爾街日報的背脊骨有多硬」？斥責該報堅持「兩個中國」，甚至說：「誰要在臺灣問題上不尊重中國的主權，……請他記住：十億中國人民是不會任人欺凌的」。這篇述評又恢復了共黨潑辣漫罵的作風，它絲毫不怕刺傷對方。

值得注意的是「新華社」華盛頓一九八一年六月廿八日電訊報導的海格談話，他說，美國「能够履行我們對臺灣人的義務和繼續同中國正常化的進程」。報導說海格堅持認爲，這種義務「包括履行我們對臺灣人的責任，包括爲了他們的切身利益，提供必須提供的防禦性武器，今後這類行動將嚴格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他申稱，「這一點北京是理解的」。雖然電訊說：「中國反覆申明，中國反對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並強調指出，向臺灣出售武器就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但海格的話怕也不是隨便講的。這是否意味著中共在與海格會談時，態度並不像宣傳文章那樣強硬，倒是值得玩味的！據傳美國政府對中共近來一連串抨擊「臺灣關係法」十分反感，美國務院已照會北平當局，今後不要再發有關臺灣關係法的狂言，否則一切後果自行負責^④。此事若果屬實，那是定然有效的。回憶韓戰當時，艾森豪總統曾透過第三者轉告中共，必要時美國將不惜對中共使用核武器，北平的行動才開始加以收斂。

二

海格訪平，雙方所談應以對蘇聯的共同戰略爲主，當然也會牽涉到中南半島、阿富汗、波蘭等等問題。在六月十六日晚海格舉行的答謝宴上，他的致詞和黃華的答詞中，提到了這些並強調了美國與中共雙方的關係。同一天的記者招待會上，海格稱他和

註④

〔中國時報〕駐香港特派員江素惠（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三日）電，見該報（同月十四日）第一版。

鄧小平及中共高級人員的會談，具有「不尋常的建設性」，但黃華似乎表示得並不如此熱切。

在海格訪平期間及稍後，六月十六日美國和中共在北平就相互增設三個總領事館的具體事宜達成協議，並進行了換文。海格在北平時透露，美國可向中共出售殺傷性武器。而NBC則報導，早在卡特政府時期，就和中共建立了秘密收聽站，以偵測蘇聯飛彈試驗。該站由美國供應偵察裝備，技術人員是中共的，地點在中國西部山區，用以代替美國前此設在伊朗的監聽站。廿三日美國政府要求國會續予中共「最惠國關稅待遇」。

對美國的示惠，中共並未作出相應回報；對海格訪平的報導，有時故意避重就輕；對設置監聽站的透露，中共更偽裝不知^⑥。惟在「臺灣關係法」方面，中共則節外生枝，大肆咆哮。察其用意，除破壞中美關係以不利於我、這項北平不變的陰謀外，恐尚含有轉移視線以沖淡對蘇刺激的作用在內。這是有些蛛絲馬跡可尋，並非完全出於臆測的事。

六月十七日，「人民日報」轉載了李滙川所撰「中蘇邊界談判的癥結何在」一文並加編者按語，把談判未達成協議的責任推給蘇聯，但並不關閉談判之門，而是希望通過談判締結新的邊界條約。這篇文章原刊於七月一日復刊的「國際問題研究」上，「人民日報」特提前於海格離平之日予以轉載，當然會有其用心。文章提到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柯錫金和周恩來的會談，以及同年十月廿日在北平開始的邊界談判。就「人民日報」揭載的摘要而言，其結論和當年邊界談判開始前，中共於（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所發表的聲明是大致相同的，那就是：（一）分清歷史是非，確定沙俄時代和中國所簽訂的是不平等條約；（二）中共不要求收回俄國根據條約割去的一五〇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三）違約多佔的領土原則上應歸還對方，但可以調整；（四）另訂平等新約；（五）在邊界問題解決前，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從中蘇邊界一切爭議地區撤出或不進入，脫離接觸。值得注意的是前次聲明中有「中蘇之間的原則性鬭爭是要長期進行下去的」一語，摘要文中却不見「原則性鬭爭」（中共早已為蘇聯摘掉修正主義帽子），絕非偶然。廿三日，李先念對西德一個代表團說：「我們希望與蘇聯有較好的關係，我們要繼續進行正常化談判」。他提到中共堅持談判須談到實質問題，必須討論蘇聯軍隊從中蘇邊界及阿富汗撤離的問題。他說「光談空洞的口號無益」^⑦。當然，有了這些先決條件，談判就很難有進展。不過，海格離平僅僅一週，李先念就表示要和蘇聯「正常化」，仍是值得注意的。跟著，「人民日報」於七月六日刊登了解成章題為「實行睦鄰友好政策和解決邊界問題」的文章，文中強調：「我們的黨正在領導十億中國人民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我們需要一個長期的國際和平環境，需要和平安寧的邊界。這就決定了我們繼續奉行和平友好的睦鄰政策」。這篇文章希望解決中印、中蘇、中越邊界問題，而且表示：儘管道路是曲折漫長的，但

註⑥ ▲法新社▽北平（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九日）電稱，中共政權對所稱美國在中國大陸設置兩座雷達站以監聽蘇聯飛彈試驗的華府報導，既不證實，也不否認。

某發言人只說：「我們從未聽說過這事」。臺北，〔中央日報〕（同月廿日）第二版。

註⑦ ▲美聯社▽北平（一九八一年六月廿四日）電，見臺北，〔中國時報〕（同月廿五日）第一版。

中國人民和各鄰國人民的睦鄰友好關係終將世世代代地發展下去。把這些合起來看，說是中共有意在一面拉緊美國、一面安撫蘇聯，施行其一貫的「兩手」政策，想來並不爲過。

目前，中共需要「兩手」政策，不拉住西方尤其是美國，它自己沒有對抗蘇聯的力量；不表演積極反蘇（那怕只是表面的），它就不能拉住西方。就算這是走鋼索，中共也得走下去。

與此相關的是中共對於新的世界大戰的態度。過去中共強調「天下大亂」、戰爭不可避免，留給世人一個「好戰」的印象。因此，近來它已有些改變。但如果不強調戰爭危機，人們對來自蘇聯的威脅，就不會有迫切之感，中共的所謂國際反霸統一戰線也就不容易促成。那麼究竟該如何處理這樣一個問題呢？

五月三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日本的「日中友好協會」會長宇都宮德馬。鄧小平對他說，現在，蘇聯是攻勢，美國轉爲守勢。能打世界大戰的，只有這兩個國家。鄧說他自己不認爲布里茲涅夫會馬上發動戰爭，那樣說是不可信的。但是，戰爭不是由他個人的意志決定的。鄧小平提到，最近，有人說中共對「發生世界戰爭」的看法變了。其實，戰爭仍然會發生這個歷史的觀點並沒有變。但是，如果反霸的力量聯合起來，或許可以制止戰爭^②。鄧小平的意思是說世界大戰仍可爆發，需要大家聯合制止，但真正要打，也只有美蘇兩國可打。

中共當前要聯合的主要反霸力量，是美國、日本和西歐。因此，「三邊委員會」於五月廿一日在北平和中共有一次值得注意的會談。「三邊委員會」出席的有該會歐洲主席法國的喬治·貝圖安（歐洲運動國際名譽主席）、日本主席渡邊武（亞洲公益信託基金董事長）、日本副主席牛場信彥（外務大臣顧問）、北美主席美國的戴維·洛克菲勒（前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長），以及該會執行委員和委員共三十三人。中共方面出席的政治、外交、經濟等方面人士有郝德青、熊向暉、謝黎、薛暮橋、徐信、雷任民、宦鄉、許滌新、卜明、李文學、裴默農和他們的助手共廿六人參加^③。據報導，中共有一個「智囊班子」提出一個報告，供廿二日的會議使用，條件是不得透露各作者的姓名。這份報告來自中共的「國際戰略研究所」。它說，反對蘇聯侵略的關鍵在於中共、第三世界、日本、西歐和美國的共同行動。又說，核武器不是中共主要的防禦手段。「蘇聯不可能一舉摧毀我們所有的核武器，……因此，它或多或少要冒我們核反擊的危險」。它指出，如果蘇聯從陸路入侵中國，至少需要四百萬至五百萬軍隊，「要準備打十年或更長時間的仗」。這份報告透露：中共「已對蘇聯霸權主義的侵略和擴張行動」作好了「認真的準備」^④。

前述鄧小平對宇都宮談話時，就說明他認爲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會只限於核戰爭，常規戰爭的可能性也很大。右引報告則暗示

註② 日本《朝日新聞》駐北平特派員船橋（一九八一年五月三日）電，見該報（四月四日）第二面。

註③ 《新華社》北平（一九八一年五月廿一日）電，香港《文匯報》（同月廿二日）第三版。

註④ 《美聯社》北平（一九八一年六月十日）電，香港《文匯報》（同月十一日）第一版。

中共可以人民戰爭乃至人海戰術，對蘇聯從事長期消耗戰。中共本心未必是如此看法，但它對「三邊委員會」如此說法，可以提高自己在對蘇抗爭中的最重要性，就可進而向西方引求資金及技術援助^⑩。

「三邊委員會」會談（五月廿日起為期四天）之後，接著是海格訪平，蘇聯能不受刺激而思有以對應？於是，中共急於安撫蘇聯，以免自己從鋼索上掉下來，是極端必要的。問題是蘇聯真的會如此容易安撫？

三

自從中共聯合西方共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以來，蘇聯就常常稱它是「帝國主義的小夥伴」或「美國好戰份子小夥伴」。對於趙紫陽訪問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黃華訪問印度，蘇聯都加以抨擊。當然，克里姆林宮最為敏感的乃是三邊委員會與北平的會談以及海格的訪問中國大陸。

蘇聯指稱三邊委員會的成員是多國（籍）公司和主要資產階級政黨的高級代表，以及美國、西歐各國和日本的軍事司令部的高級代表。一般說來，現任政府要職的活動家並未正式參加這個委員會，但是這並不妨礙西方報刊日益頻繁地把三邊委員會，稱之為擬定資產階級國家主要活動方向的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無形政府。三邊委員會是加強資本主義世界地位的工具，是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工具。蘇聯特別注意三邊委員會訪問中國大陸的團體是由洛克菲勒率領這回事。它引述「法新社」的觀點，認為三邊委員會代表暗示，他們不打算承認北平領導的獨立作用，他們把同北平領導人的聯盟視為歧視的聯合。「法新社」報導，在回答記者的問題時，三邊委員會的所有三位主席都排除變該委員會為四方委員會的可能性，也就是排除中共加入這個組織的可能性。換言之，不打算讓北平領導人參加這個高等人的俱樂部。在提到經濟聯繫問題時，蘇聯指稱華盛頓和其他西方國家也僅從自私利益的觀點出發，指望在中國大陸銷售積壓的商品和榨取中國大陸的稀有原料。不過，帝國主義者要求北平領導人付出昂貴的代價來換取這一切，這種代價是在國際舞台上給帝國主義者支持他們的危險的軍國主義的方針，支持他們攻擊蘇聯、越南、古巴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攻擊阿富汗革命，攻擊民族解放運動，中共領導人也甘願付出這種代價^⑪。

蘇聯對於海格訪平的反應，當然更為激動。六月十八日「紅星報」在以「北京：罔顧國家利益」為題的文章中，特別注意在北平記者招待會上海格所說，美國和中共對國際局勢的看法，「過去從未會像現在這般接近」，「我們的政治方針互相補助」；

註⑩ 會談中共並未強調蘇聯對自己的威脅，而仍指蘇聯戰略焦點在歐洲，並要求「三邊委員會」協助它引進外資。參見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一年五月廿五日）第四面。

註⑪ 參閱蘇聯「和平與進步」電台（一九八一年六月十日）廣播評論：「卑劣的角色」。

以及黃華所說，雙方雖然「存有歧見」，但仍「具有許多共同的相似的觀點」那些話。該報指稱，這種共同性的含義是，在美帝爲了加劇國際緊張局勢及擴大軍備競賽而採取的所有重要的行動過程中，北平都和他站在一起。照海格的說法，中共極力讚揚美國致力於擴張軍事力量以及加強與軍事集團聯盟關係的措施。而華盛頓也曉得這種共同性是在替中共霸權侵略野心，特別是在南亞及東南亞的侵略野心幫腔。

「真理報」政論員伏謝瓦洛德·奧夫欽尼科夫(V. Ovchinnikov)在一篇短評裏，指摘美國和中共在軍事戰略方面更進一步接近，那是美國企圖利用中共的反蘇傾向來玩弄危險的遊戲，其目的在破壞緩和，煽動地方性的衝突，威脅全世界的和平。短評稱雷根政府意圖破壞世界均勢，重振美國軍事優勢，而中共則想加劇東西方之間的對峙，促使美蘇衝突，自己則在這場核子衝突中完整無損。按照北平的如意算盤，這項衝突會使美洲及歐洲都化爲灰燼。短評提到參與北平談判的美方人士，希望減少「臺灣問題」對雙方關係的影響，他們一方面答允將美國新式戰機賣給臺北，而同時在反蘇基礎上，藉所謂「共同戰略利益」向北平領導人調情。那本來不是簡單的事，於是在海格啓程前夕，白宮把中共從「不友好的共產國家」名單中剔除，然後爲了使北平不反對美國向臺北出售飛機，應允擴大向毛派份子提供各種新式美國軍事技術裝備和工藝。短評指出在海格抵平前不久，「新華社」說：「我們屢次表示，寧可拒購美國武器，也不能容忍美國繼續干涉內政，向臺灣提供武器。」但按北平會談的結果可知，這項強硬的立場根本是爲了宣傳的目的——「保全面子」而裝腔作勢，實則並不妨害實質的談判。這篇短評有幾句重要的話值得一提，它斥責玩「中共牌」是一項危險的遊戲，並以警告的口吻說，蘇聯當然不能坐視美國把武器及軍事技術轉移給中共的計劃！

六月廿七日亞歷山德洛夫(I. Aleksandrov)在「真理報」發表的文章，強調在中共和美蘇聯合的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對和平事業特別具有危險性的新階段，尤其表現在軍事擴張方面。文章指出，美國政府已批准了售予中共將近五百種貨品及軍民兩用技術（如直升機、運輸機、卡車、雷達等），但美國政府說那些只是軍事裝備而非殺人武器。又說，今後中共不僅能得到精密技術的秘密產品，如戰略火箭瞄準系統或軍事通訊工具，而且可能得到各式戰鬥裝備，從反坦克火箭到戰鬥轟炸機。文章指海格訪平是穿著軍服的將軍到北平去執行自己的使命，他此行商妥了「擴大兩國軍事主管部門間的積極合作」事宜，八月間將有一個中共軍事代表團訪問華盛頓。文章認定，提供現代化武器給中共霸權的人，顯然想藉此影響北平的政治，這是一項重大的錯誤。因爲交到中共手中的美國武器，首先將轉過頭來對付較小的中共鄰國，其中也有美國的盟邦。這好像中共在被推動著去實現其對南亞及東南亞的野心。文章說，外國觀察家指出，售予中共攻擊性武器的決定，和美國急劇加強亞洲緊張情勢的政策配合在一起

註⑫ 奧夫欽尼科夫作「危險的遊戲」，莫斯科，「真理報」(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九日)第五頁。

，其主要內容是擴大對巴基斯坦的軍事援助，以便把它變成該地區的憲兵，特別是變成繼續侵略阿富汗的基地。這種政策就是在印度洋及世界其他地區建立「快速部署部隊」，在東南亞地區組織新的敵視越南、寮國和柬埔寨的軍事集團。亞歷山德洛夫的文章談中南半島問題較多，它說，在北平會談中還有所謂柬埔寨問題，美國國務院領導人公開聲明，雙方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存有些微分歧的情況下達成協議，即在柬埔寨建立聯合陣線以對付越南。經由泰國國境獲得美國及中共武器的波爾·波特殘匪當然成爲這個陣線的骨幹。這表示「人民柬埔寨」的敵人，將在泰柬邊境建立危險的戰爭策源地，加緊準備挑起武裝衝突。美「中」雙方還致力一個計劃，即佔領柬埔寨人民共和國的部分領土，在那裏建立所謂「解放區」，派遣傀儡政府到那裏去。北平會談結果表明，中共的軍事解決柬埔寨問題路線得到華盛頓的贊同。爲了實現這個政策，除了美國之外，還把東協及某些國家拖進來，同時計劃利用聯合國的權威來掩護其對柬埔寨內政的干涉。海格和黃華爲此目的曾討論了個月在紐約召開的所謂柬埔寨問題國際會議上，將對越南及柬埔寨採取何種「制裁」（按該項會議已於七月召開完畢）。文章也提到美國和中共合作在中國大陸設立監聽站問題，並將之稱爲「竊聽站」。但它所注意的仍然是出售武器一事。它說，短視的冒險主義者的陰謀，嚴重地威脅著全世界。華盛頓指望利用現今中共領導者瘋狂的反蘇主義，爲美國的全球反蘇戰略服務。北平所圖的是：美蘇直接衝突，以便中共能在這場核戰後稱霸於世。因爲，按照北平的打算，這場核衝突將使美洲及歐洲都化爲灰燼，而幾百萬或兩億的中國人口則可殘存。不管怎麼說，他們比美國及西歐人口的總和，還多一倍。綜觀亞歷山德洛夫的文章，有些部分語氣是很重的。例如它說，海格與北平領導者會談的總結果，可以評作是：鹵莽政策的升級。蘇聯絕不能坐視「中」美關係中的這種危險的轉變，特別是不能對美國向中共提供現代化武器、軍事技術及工藝的計劃袖手旁觀！華盛頓與北平的這種行動，只能看作是對「我國」（蘇聯）的敵視^⑬！

在亞歷山德洛夫的文章中，曾說過美國和中共的聯繫，會使得美國參議員賈克遜極爲高興。賈克遜曾經說過：「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比中共更堅定地支持北約組織」。茹可夫（G. A. Zhukov）在「冒險的賭注」一文裏，也說早在一九七七年夏，中共「外交部長」黃華就宣稱：「中共有興趣對美國的武器作進一步的了解」。他這個願望很快在前北約組織軍事最高統帥，而今是美國國務卿的海格將軍身上找到反響。海格當時呼籲自己的政府滿足北平的要求，他所持的理由爲：「中共可以說是北約組織的第十六個會員國」。可是，當時華盛頓並未急於採納海格的建議。茹可夫的文章強調，中國的鄰國，尤其是蘇聯，無法對美國售武器予中共的傾向漠不關心。文章提到一九七九年六月廿五日葛羅米柯在莫斯科記者招待會上，談到維也納會談中觸及的中共問題時說，布里茲涅夫所強調的蘇聯的主要觀點，就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任何強權——特別是指美國——利用自己與中共的關係損害到蘇聯，危害到蘇聯的安全利益。這將對美蘇關係和整個國際局勢給予很不良的影響。文章提到當時卡特總統答覆說，

註^⑬ 伊·亞歷山德洛夫「鹵莽政策的升級——論海格北平之行」，莫斯科，〔真理報〕（一九八一年六月廿七日）第四頁。

他同意不允許任何一個強權，更確切地說，是任何一個參加維也納會議的國家和中共的關係，給另一個強權帶來傷害。文章列舉，前美國國務卿范錫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四日表示：美國並不準備售武器給中共；一九八〇年一月廿五日，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布朗也強調，美國不會違反自己的政策，這個政策是指刪除出售武器或武器系統給中共的計劃。

茹可夫的文章特別強調「延續性」乃是衆所周知的政府與政府間關係的法則。總統更換了，一些部長去職了，但政府的條約、協定、協議依然發生效力，這個國際關係上的自然法則是構成穩定性不可或缺的保證。文章有意渲染華盛頓已違反了這項法則，並引用七月六日的「時代週刊」所揭載的范錫的談話：「海格對中共解釋說，美國在『原則上』同意出售武器給中共。那是對與蘇聯關係之不必要的挑戰」。文章又引用英國「泰晤士」報的話說，對於美國出售武器給中共一事，「在美國的朋友中，其不安程度正如美國的敵人一樣」。

文章指摘美國迷戀於「中共牌」。它警告說，蘇聯並不畏懼，它有一切必要的手段來保衛自己的安全和維護人民、盟國的利益。在這個意義上，華盛頓的「中共牌」必然失敗。但那些落入中共手中的美國武器，可能被用來對付南亞、東南亞國家，甚至太平洋國家。這個遠景對全世界而言，是更實際而危險的。文章結尾處提醒美國注意，中共領導階層，一向以侵略、霸權等不變的毛澤東思想教條爲目標^④。

在蘇聯，類此的文章還很多，但「紅星報」代表軍方，亞歷山德洛夫常是蘇共中央的化身。至於茹可夫乃蘇共候補中委、「真理報」政論家，他的文章是極有分量的。我們引述了上面幾篇文章，也就可見蘇聯對海格訪平反應的大概了。

四

玩「中共牌」的口號，大約是從一九七八年五月布里辛斯基訪問北平之後才甚囂塵上，最近他又到中國大陸訪問，所發表的言論仍一如往昔。這項策略的構想，或許一方面希望中共能對蘇聯的軍力加以牽制，一方面希望能防止中蘇兩個共黨政權再度修好。這都是不可能的，但以篇幅所限，容日後另爲文析述。這裏只先指出北平也是在玩「牌」，它一方面希望美國去牽制蘇聯，一方面希望防止美蘇關係改善，使緊張局勢趨於緩和。難道這不是彼此同具的心機嗎？只是北平也許更會「玩」一些。依照過去的事實分析，我們有理由說，中共是靠反蘇（但不直接喊反蘇而是喊反霸）姿態來拉緊西方，等到把西方拉緊一步，它就對蘇聯緩和一步，以免招致蘇聯的直接打擊。例如，一九七九年元月美國和中共建交，當年中共就替蘇聯摘掉「修正主義」的帽子。指摘對方爲修正主義，是屬於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則性鬭爭。一九六九年當時，中共和蘇聯開始北平邊界談判之前，曾於十月七日發表

註④ 茹可夫作「冒險的賭注」，莫斯科，《真理報》（一九八一年七月六日）。

聲明，一方面表示願在領土方面讓步以求關係正常化，一方面聲言原則性的鬭爭要長期繼續。替蘇聯摘掉修正主義的帽子，也就等於放棄了原則性鬭爭。如前所述，「人民日報」提前於海格離平之日，摘要轉載李滙川的文章並加編者按語，用意就是再次告訴蘇聯，雙方原則鬭爭已不存在，領土方面中共早就已準備讓步，那麼彼此就沒有再次升高緊張的必要。

蘇聯對美國和中共關係的抨擊，當然是站在莫斯科的立場，不過也不可完全視為虛妄。中共是想套住美國，如果美國應允出售某些武器或軍事技術，它的要求會逐步升高，一不如意它就拉出「蘇聯牌」來進行勒索。中共也想吸住日本，既然日本不放棄對大陸市場的幻想，中共就要求日本政府援助，恢復寶山鋼廠的建設工程。日本如果應允，這套辦法中共會繼續反復使用，每件工程都半途停下來向日本要求援助。玩「牌」、向「潛在」市場投資，都有些賭博心理，中共自然會利用對方希望「撈本」的弱點，予取予求。不過，在另一方面，中共必須穩住蘇聯，免得莫斯科過於激動，使自己吃了虧。可是，蘇聯是否在中共希望的邊緣，就「適可」而止呢？那就得看今後的事實證明了。

五次圍剿戰史（上下冊） 十六開本 兩巨冊

工本費 新台幣 五百六十元
美金 十六元

郵資另加 國內：新台幣四十元
國外：平寄 美金 五元
航空 美金 十四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憑機關學校公函發售